

# 帝疆爭雄記

司馬翎 (39)

一點也不弱於前浪，當真可怕得很！」

他們評論之際，神指丁嵐已經和夏雪動手。他們每人互攻三招之後，齊齊躍開。

神指丁嵐道：「夏姑娘手法神奇絕世，無怪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內！」

夏雪接口道：「好說，好說，你的神指功力深厚毒辣，果然不愧是名列爵榜之人……」

他們表面上互相恭維，骨子裡卻是唇槍舌劍，鬥個半斤八兩。丁嵐讚她手法高超，意思是說她功力未臻絕頂，火候有限。夏雪則單單點出他的神指，就是譏諷他別的不行。

這兩人對答了兩句話之後，煥又近身相搏，爭鋒鬥勝。這一回夏雪雙掌連環拍出，力量凌厲異常！神指丁嵐卻專以靈巧迅快手法，卸敵招，攻大穴。

豐都秀士莫庸最是注意無名氏，這時斜眸一瞥，但見他淡漠如故，甚至顯出

不想瞧看那兩人動手似的。夏雪全神貫注敵人，數招後，他們都不再賭氣，各自用出自家擅長的絕藝。而她雖是奇招迭出，卻似乎當真限於功力，無法將招數威力發揮盡致，故此神指丁嵐所受的威脅不算太大。

靈隱山人忽然揮手引起眾人注意，然後輕輕道：「這一次生死之戰，雖然與我等無關，但由於我們一道結伴同行，因此情形與平常有點不一樣！」

鐵膽趙七道：「山人有什麼意見？最好直接說出來，不要猛兜圈子。」

靈隱山人道：「我的意思是丁兄既然與我們有結伴同行的事實，則他的生死我們無法不較為關心，諸位以為是也不是？」

楚南宮道：「這話很道理。」

靈隱山人接著道：「如果諸位看法相同，山人就要提出問題，以便徵詢各位意見！」

鐵膽趙七道：「這太簡單啦，大家公決一下，要怎樣就怎樣好了。」

豐都秀士莫庸冷冷道：「趙兄的話說了等如沒說，如果不提出問題，大家如何選擇決定？」

鐵膽趙七頓時怒聲道：「你說的才是廢話，我看你祇會一味挑撥別人動手，自己卻躲在一旁看熱鬧。如果你對兄弟的話感到不服氣，我們大可在此決個生死！」

豐都秀士莫庸冷笑一聲，飄身落馬。鐵膽趙七也躍落馬下，急急運功聚力。莫庸為人陰毒狡猾，明知對方與自己同列子爵，武功極高，火拚之下，並無必勝把握。因此，如果講定必須拚個生死的話，徒然鬧個兩敗俱傷，兼且讓別人瞧熱鬧。念頭一轉，便故意裝出十分激怒的樣子，連話也來不及說似的，疾撲過去，舉掌就劈。

眨眼間兩人已戰做一起，情勢之激烈，較之夏雪丁嵐這一邊有過之而無不及。

莫庸暗暗窺視無名氏，但見他對於夏雪的險狀視若無睹，面上不曾流露出一絲一毫的關切神色。他這麼陰險毒辣之人，這時也忍不住怒罵一聲，道：「他媽的，這小子簡直不是人！」

鐵膽趙七以為他罵自己，勃然大怒，道：「諸位都聽見了麼？」說時掙袖攘臂，要向莫庸撲去。

靈隱山人舉手攔道：「莫兄好像不是罵你。」豐都秀士莫庸這時已舉步向無名氏走去，冷冷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無名氏望他一眼，便把頭轉開。莫庸氣得頭頂冒出煙，揚手一掌掃去，口中喝道：「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姓名來歷。」

話聲中手掌已堪堪擊中對方面頰，但見他不閃不避，神色仍然淡漠如故，倒似是有恃無恐，不把他的掌力放在心上似的。

莫庸在這一瞬間倒感到難以速作決定，此刻他有兩個法子，一是將掌力加到十二成，縱然對方練有奇功護體，相信仍可將他擊斃。一是將掌力減縮為兩三成力量，這一來對方如若練有什麼奇功的話，縱然受傷，也不至於十分嚴重。再說大凡留力蓄勢，在武術上來說，變化迅速，不易受制。

他的手掌已沾上無名氏面頰，祇見他淡漠得有如沒有感覺的石人一樣。這時豐都秀士莫庸不由得心頭大凜，疾忙撤回大部分真力。

「啪」地一聲脆響過處，無名氏已結結實實地被莫庸打了一個大耳光。祇見他跌跌撞撞，衝開七八步遠，方始站定身子。豐都秀士莫庸一陣愕然，瞠目望著七八步外的無名氏。

眾人都感到十分驚訝，要知他們無一不是武林高手，故此一望之下，已看出

無名氏不但沒有反抗莫庸的掌勢，甚且沒有運功護體，故此左頰現出一個清晰的掌印。

莫庸哼了一聲，舉步向無名氏走去。他面上流露出陰森肅殺的表情，一望而知他這一回必定對無名氏施展重手法。

正與神指丁嵐激戰的夏雪，本來處於劣處，此時目光一閃，已瞧見無名氏被辱的情形，頓時嬌叱一聲，指掌並用，一連劈出數掌。這幾掌一把接一招，都是奇奧凌厲絕倫的絕著。

神指丁嵐此時才知道夏雪敢情武功極強，適才不知何故特意敗給自己。他本是閱歷極豐，久經風浪之士，一看勢色不對，立時改攻為守，穩紮穩打。

夏雪此時方始顯示真正絕藝，但見她玉掌忽劈忽掃，招數深奧神奇之極，饒他神指丁嵐已經是武林中有數高手之一，居然瞧不出她的掌蘊含何種變化，迫不得已身形疾退。

夏雪玉面凝霜，眼露殺機，倏然間斜掠開去，抄截在豐都秀士莫庸身前，迅快如電般一掌劈去。

莫庸但覺她這一掌神奇無方，自己不論是出手封架或者發掌反擊，都難免要吃她先擊中自己要害。這一驚非同小可，腳尖一點地面，丹田中一口真氣；迅捷如飛鳥般躡掠開一旁。

楚南宮仰天長笑一聲，道：「好呀，在這短短十數日之內，竟已屢次得睹帝疆四絕罕世的武學，看來帝疆四絕乃是有意踏入江湖，打破數十年老例，這倒是教武林興奮震動的大事！」

這些人哪個不想藉此機會多知道一點關於帝疆四絕的底細。是以連神指丁嵐也暫時渾忘了早先與夏雪的約定，冷冷道：「帝疆四絕雖是名不虛傳，武學深奧神奇，較之目前武林各家派的心法秘技都高上一籌，但丁某忽然想到，假如目下帝疆四絕親自踏入江湖，祇怕業已年邁力衰，無法與時下豪雄一爭長短了！」

靈隱山人接口道：「丁兄這話大有道理，想那帝疆四絕早在我等踏入江湖以前約二三十年即已馳譽天下武林中一流高手之間，相傳這四絕之中，祇有一位為人正大光明，是位超然世外的俠義之士。其餘三位，都沒有什麼善惡是非之念，祇憑胸中好惡行事……」

夏雪聽他們滔滔論及帝疆四絕之事，嘴角掛著一絲冷笑，並不做聲。

苦行禪師輕歎一聲，道：「貧僧已是出家之人，本來不該胡亂說話，但關於帝疆四絕，貧僧卻略有所聞，目下趁身為帝疆四絕之一的夏姑娘在此，不妨說出來請復姑娘指教！」

他一直望住夏雪，祇見她微微動容，

當下接著說道：「聽說帝疆四絕之中，有一位是俠義之士，為人行事俱光明正大，但早已隱遁佛門或玄門之中，等閒不管世俗之事！此外，有兩位性情古怪，卻不是不分善惡之士。祇有一位意氣特盛，喜歡亂管閒事，乃至封爵金榜出世，他按著爵榜人名訪尋，一共二百餘位榜上有名之士，被他一個人殺死大半。」

這樁舊事大概其餘的人都曉得，此刻似是憶起音年武林中百餘高手相繼慘死之事，人人都流出凜然之色。

夏雪接口道：「蟬師你是甘露寺出來的人，目下在江湖上以甘露寺最負盛名，不知是何緣故？」

鐵膽趙七道：「夏姑娘如果當真不知其中原故，可就教人十分奇怪那是因為甘露寺中列名封爵金榜之上的，竟有四位之多。以苦行禪師的深湛武功，卻也不過是甘露寺中第四位高手而已！」

楚南宮接口道：「淚下武林僅存的數位公爵級及侯爵級的高手，在甘露寺中便佔了三位之多，像苦行禪師名列子爵，當今武林中也不易多睹，但在甘露寺僅僅列入第四，由此可想而知甘露寺的盛名並非幸致。」

苦行排師誦聲佛號，道：「敝寺全仗諸位這等捧場，方始浪得虛名，其實不算什麼。」

無名氏聽他們暢論武林中種種秘辛奇事，竟也十分入神。這時突然問道：「甘露寺有一位大和尚，頭如巴斗，身高八尺以上，使用一根比鴨卵還要粗的純鋼降魔杖的是不是前三位高手之一？」

眾人都訝然向他注視，苦行禪師道：「正是，貧僧的師弟大力和尚，施主何時見過他的？」

無名氏淡淡道：「我也記不得了！」

苦行禪師雙目一睜，沉聲道：「施主可是祈北海或辛龍孫其中之一？」

無名氏搖搖頭，道：「不是！」

苦行禪師哼了一聲，道：「哪麼施主必是最近武林大大出名的無名氏了？」

無名氏心中動了一下，尋思道：「想不到我這個死了一半的人，居然在武林中也掙到聲名，真真可笑得很！」

他雖沒有表示，但既不否認，無疑就是默認。苦行禪師冷冷一笑，道：「貧僧師弟太不成才，竟然動施主不起，今日貧僧倒要會一會兒施主手底絕藝！」

他跨開大步向無名氏走去，夏雪微微一笑，道：「苦行排師如果要與他動手……」

苦行禪師雙目一睜，光芒暴射，接口道：「夏姑娘可是仗著帝疆絕藝，包攬此事？」

夏雪道：「我的話尚未說完，禪師何